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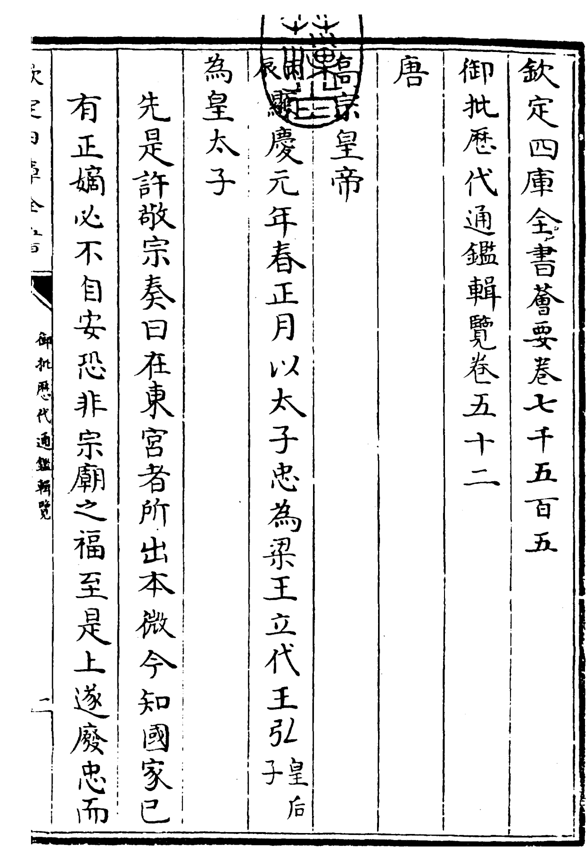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唐

高宗皇帝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皇后子為皇太子

先是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至是上遂廢忠而

立弘 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涕拜辭而去　李安仁綱之孫

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秋七月貶侍御史王義方 泗州漣水人 為萊州 前注見 司户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上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

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義方將劾奏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乃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

九月括州隋置今浙江處州府是暴風海溢

丁巳二年春正月以蘇定方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為伊麗即今伊犁在巴里坤北道行軍總管討沙鉢羅

先是上遣使冊拜西突厥真珠葉護乙毗咄陸之子為可汗至碎葉城唐書地里志焉耆都督府有碎葉城西域傳出安西至葱嶺贏二千里度雪海春夏

君日攬萬幾庶政猶懼事叢脞義府以邪當軸進迎主貽以宴安毒而彼益得行無忌治柄垂慮不能自而過以自害非彼所能聽也尹起莘請承擊后意使

常雨雪北行嬴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其西有碎葉城　考唐碎葉川亦曰素葉水在伊麗河西今伊犂河西之水最大者為圖斯庫爾蓋即碎葉舊蹟也其水周廣六百餘里為沙鉢羅所拒遣程知節等討之不克至是乃以蘇定方為總管督諸軍自北道進討

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遣天竺方士歸國

得專樂閑房尚
非誅邪之論

王元策之破天竺也事見前 得方士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四方采藥藥竟不就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仍遣歸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未及行而死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感生五帝之說出緯書鄭康成取以訓昊天上帝未免失之傅會唐初乃以祈穀常雩諸大祀並奉感生不經甚矣時孔穎達等皆號通儒

先是詔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事見前至是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唐置今瓊州府崖州是濟台州後復徙庭州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庭州注見前遂良愛州梁置地在今安南國柳奭象州隋置今廣西柳州府

詔廢六天唐書禮樂志自鄭康成以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之祀合方丘神州注見前為一祭禮樂志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

何不加詳議尚待後人駁正耶人冬至孟夏並及方祈孟冬復有北郊之祭亦非禮意顯慶合而為一古繁準古矣嘗非釐典舊章然不久旋復亦何稱乎

穀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顯慶二年禮官等議盡黜鄭說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祀昊天上帝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至是合為一祭

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胡三省注在伊麗河東西沙鉢羅帥兵十萬拒戰定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

獲又數萬沙鉢羅脫走趨石國注見前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還給之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鈎兄子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居碎葉川西濛池居碎葉川東二都護府以彌射達頭可汗五世族孫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彌射族兄二人俱太宗世來降為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以洛陽宮為東都

以劉祥道（字同壽觀城人林甫之子）為黄門侍郎知選事

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二千四百有餘内外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畧盡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懼于改作事遂寢

慶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

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

博士蕭楚材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

深然之焚國恤篇凶禮遂闕

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

初龜茲王布失畢與其相那利互來告難王之妻與那利通由是君

臣猜

上兩召之囚那利遣使送布失畢歸國龜茲將

羯獵顛發衆拒之詔發兵討誅羯獵顛乃徙安西都

護府于龜茲高昌但為西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後周置宋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安岳縣刺史

李義府兼中書令有寵于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于上前上兩責之未幾義府復召為吏部尚書

鄂公尉遲敬德卒謚忠武

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宋]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注見前]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悦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時為侍中]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

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内外嚮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

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掖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誚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録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于是士卒以軍功

至位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以以高祖太宗俱配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

地祇從之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八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

公輸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

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長孫

氏柳氏緣無忌爽敗降者十三人高儼行敗永州刺史于志寧敗榮州刺史于氏敗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高儼行士廉之子也

冬十月思結反鐵勒別部注見前遣蘇定方討降之俟斤都曼降

庚申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于朝堂婦人于內殿頒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

夏六月丙寅朔日食

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

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有告其事廢為庶人徙黔州

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敗之百濟王義慈降定方前後凡滅三國皆生擒其王謂西突厥沙鉢羅思結都曼及義慈也詔以其地置熊津城在今朝鮮國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

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即帶方郡 注見前刺史劉仁軌擊破之先是蘇定方軍還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文度濟海卒福信遂迎扶立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詔以為帶方州刺史統文度衆并發新羅兵救仁願仁軌御軍嚴整所向皆克拔其數城既而福信與扶餘豐浸相忌豐襲殺福信遣使請高麗倭國乞援 倭國即日本注見前又明年九年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仁軌等大破百濟餘衆及倭國兵百濟悉平仁師將兵浮海而進仁軌軍勢大振與倭兵遇四戰皆捷扶餘豐奔高麗子忠勝等帥衆降初仁軌檢校帶方須示本朝正朔及百濟平仁軌留鎮卒皆如言仁軌又上疏以戍兵疲弊請厚加慰

壼內有預外事尚不免司晨之宗況盡委以政柄乎自來女寵為患雖戚姻不至若此之甚發明謂唐室之禍高宗自禍之立詩說當豈自隔日視事以從情忘生滌遂至不振履霜堅冰具所由來漸矣

餋以鼓士心復來用扶餘豐使招集餘衆上深納之遣兵渡海以代舊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使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渭南人）等征高麗任雅相等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蘇定方破高麗于浿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於鬬雞作檄知為交搆

江注見前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秉冰鼓譟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何力乃還已而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府

凡府八州七十六

徙潞王賢字明允即章懷太子為沛王

潞王賢聞王勃字子安通之孫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鬬

之漸而大釀分羽角虛自尊以爭鬬之端明於此而闇於彼非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雞勃戲為檄周王（即中宗）雞丈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壬戌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郎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

注見前

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曰啒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溪野勿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驅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已而迎降仁泰等縱兵擊掠虜相率

遂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饑凍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詔釋不問以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衆仙萼河一名仙娥河在回紇牙北六百里

冬十月䫻越筆反海西域水名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時䫻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絶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絶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絶尋死十姓注見前無主附于吐蕃劉友益曰十姓皆附吐蕃而唐世吐

蕃之禍始此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巂州隋置今四川寧遠府是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

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勑之有實詔除名流嶲州朝野稱慶後二年東封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而死

蓬萊宮故址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成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于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于其東北制度宏壯于舊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名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二州注並見前）以備吐蕃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使軍援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劉友益曰吐蕃于是始彊）

甲子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後更名旦即睿宗）爲單于大都護

密蕖廢后此何奇事豈有左右之奔告尚不能禁而可圖成者高宗畏縮受制濡懦不夫至此又豈特失臣之譏所能發其惡哉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皇子殷王遙領之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字游韶陝人劉祥道罷梁王忠

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

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

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乙丑二年夏五月行麟德歴

李淳風以戊寅歴推步浸疎乃增損劉焯皇極歴更撰麟德歴行之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内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山名在泰安府西南

大臣不可無學謂其能明於古今得失資考鏡而成致澤耳若尋常記誦考訂以備問答持文人潤色餘事何足為重凡古今事物繁賾不知亦復何損敬宗偶憶舊聞執爾矜詡既形傲元

上有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也為
壇
終獻廢橐桔陶匏用茵褥罍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
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
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至
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邱何也德
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
謂之帝邱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
德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彊對以所不知此吾
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
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
以縑帛 濮陽注見前竇德元咸之從子張公藝壽

之短又饒然以大臣自居心術不端醜態畢露不自知其可鄙耳

張人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祭泰山封玉牒藏之石䃭音感石匧也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帝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太師祭以少牢

至亳州後周置今屬潁州府尊老君子即老為太上元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已而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罷之

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舉不避讐以人才不可為私嫌廢也異式為摭臣虞夫欺人媚人其才尚足為國用乎仁軌不急惜惡似矣從而薦之是隱情干譽以匪人掐司元之職所云以人事君者安在易爾所誅實不足以窮其弊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具前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為大司憲即御史大夫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襄陽人預之裔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懷運

初武士彠卒其子元慶元爽（前妻相里氏出）及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于后母楊氏楊氏深銜之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后長姊（楊氏出）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廷后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列于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嫉之會惟良懷運朝覲至京師因獻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

因歸罪于惟良懐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

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字元德代為莫離支出廵諸城其弟男建男産居守或搆之謂二弟曰男生欲除二弟又告男生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男二弟收掩得之以王命名男生男生不敢歸男建遂自為莫離支發兵以拒男生男生走保別城遣其子獻誠詣闕求救詔以契苾何力為安撫使龎同善為行軍總管發兵救之已而同善大破高麗兵男生

此之日於則事下崇亦差推積安黛
虛夫亦畝三若行宜自即以陋侵郝田
名德不足公由卿以有卽下至盡自之
崇多給人將此大夫所農糧五伤昔糧
能矣高縣起逃夫子限率別推田已朱
求務宗賦而加之而制先等九閒然紘

師衆與之會至是詔復以李勣為大總管郝處俊安陸人副之同討高麗何力同善並受勣處分

丁卯二年春正月耕籍田

有司進耒耜加以琱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夏六月以楊弘武素弟岳之子戴至德胄兄之子李安期百藥子趙仁本渭州隴西人並同三品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考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六月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二月文進為東臺侍郎與李敬元同三品百

當政出房惟老臣詳寵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揣其本觀其納安則推論之說未矣輒復罷之而尚有此攬實意乎然高宗朝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諱論史載頗多此皆祖太宗與房魏華議論杜杏無實而尚虛齎安能掩其失

其實畢哉

官志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通鑑于乾封二年總章二年並書文瓘同三品恐有誤今依唐書改

時造蓬萊上陽在洛陽宮西合璧亦洛陽別宮等宮頻征伐四夷廄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廄馬數千匹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日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秋八月己丑朔日食

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

德哉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

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

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

不許彗尋滅

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

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李勣拔高麗新城遂進攻一十六城皆下之行軍

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緑之險男建

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之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

萬頃于嶺南（元萬頃河南人魏京兆王子推後）已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高麗兵于金山乘勢將攻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四十城皆望風請服及是勣等進攻大行城（在朝鮮國咸興府西南）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緑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臧遣泉男産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

剌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凡收五部百六十七城戶六十九萬十二月李勣將至上命以高麗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俘于含元殿分高麗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擢其酋長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辥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初高麗有祕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至是凡九百年而李勣為大將滅高麗年正八十云

監運損糧當有足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為此注自舜文獻法耳此盡肄六朝悉習而不知其蠹政之甚曉政體者所不取也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張文瓘李敬元亳州譙人並同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此始

以盧承慶字子餘思道孫為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彭城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

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方棱也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瓦名清陽為天玉者寶其名葉者薄其質也其門墻階級牎櫺盧經反牎隔也楣梁下横木柱枊魚剛反斜角謂之飛枊楶子結反梁上𣏾櫨枅堅奚反柱上横木栱居悚反大杙也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以衆議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不宜遊

幸上聞之詔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

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

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即大理少卿）來公敏曰巡

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邉兵亦未息

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

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

行

九月大風海溢永嘉安固諸縣永嘉本漢永寧縣隋更名今為浙江溫州府治安固晉縣吳越改瑞安今隸溫州府漂六千餘家

冬十一月李勣卒諡曰貞武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餘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及卒

人君清明在躬慎簡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賢能依格以覈斗筲則巧與奸口紀足為用人

孫敬業嗣 勣為將有謀善斷戰勝歸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熱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及是年八十卒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

手要之法向因
咱史曾及之至
居之身言書判
盍本免逐末而
以其本尹氏但
相以身取人之
兆其說循為未
開

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

大約唐之選法取人以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注其姓名官職）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甲乙次序）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試者凡十舉其後端出手

毋過一尺負米五斛行二十步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受

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一年一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入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庚午咸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之左右豈可使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長孫晟）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武士彠）廟甚修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上皆從之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

之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為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孝恪子副之以討吐蕃待封先與仁貴並列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多違之至大非川在青海西斬獲甚衆進屯烏海注見前待封將輜重徐進遇吐蕃敗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敗走畧盡與欽陵祿東贊之子約和而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名欽陵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畧欽陵代父秉政三弟將兵居外于是鄰國畏之

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加贈武士彠為太原王夫人為妃

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二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壬申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以鳴沙縣地置安樂州處之鳴沙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又詰以吐谷渾地及敗薛仁貴事仲琮頓首曰臣受命來獻他非所聞上厚賜而遣之

秋八月許敬宗死

敬宗先致仕及是死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昔晉司空何曾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不遇于會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

楊思敬曰滿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敬宗以婢為繼室其子昂烝之敬宗奏斥昂又以女嫁馮盎子王福畤通之子

冬十一月戊子朔日食

以邢文偉全椒人為右史即起居舍人王及善邯鄲人為左千牛衛將軍唐官掌宿衛侍從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擲倒伎次至左奉裕率唐東宮官王及善

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
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
衛將軍

癸酉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
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

甲戌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軌軌為雞林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道大總管討新羅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法敏官爵其弟仁問在京師立為王使歸國明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復法敏官爵仁問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辛卯朔日食

以武承嗣后兄元爽子為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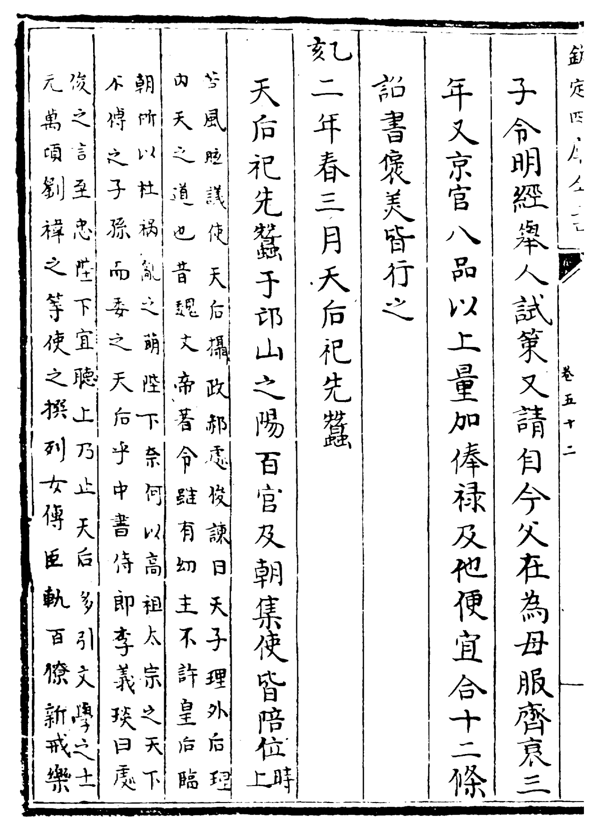
以無忌曽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大酺上御翔鸞閣（含元殿東閣曰翔鸞西曰棲鳳）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元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



子令明經舉人試策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禄及他便宜合十二條

詔書褒美皆行之

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

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劉禕之字希美子翼之子

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勗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胡三省曰帝子

諡皇帝始此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元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

大理卿乃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

所糾駮上甚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交綱目作交今黔依通鑑改

等都督府注擬

敕廣桂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

遣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

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
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
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顔直
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
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
措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
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
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

下也上怒曰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祫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唐書禮樂志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上元三年詔有司議禘祫年數史璨等議春秋魯禘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時以其言有經據從之

安置郇王素節帝之子蕭淑妃出于袁州隋置今為府屬江西

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州（後周置今汝寧府信陽州是）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杞王上金後宫楊氏出也后惡楊氏從上金澧州安置後武承嗣諷有司誣奏上金與素節謀反皆縊死　澧州隋置今隸湖南）

丁丑二年春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總章二年徙高麗戸于江淮山南京西諸州）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狀令未必官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實惠者遂使分道督察則人知忌憚而弊可潛消若云參迎妨廢豈州縣之下鄉即不致妨廢乎

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卭州而死高麗舊城沒于新城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卭州注見前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寧陵人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詔廢顯慶新禮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

天子在西百官四夷獨朝其后豈復知有天日易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孔子以為無所容高宗之謂矣

敬元代將即有青海之敗使非黑齒常之乘夜

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戊戌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以李敬元為洮河道大總管秋九月敬元與吐蕃戰敗

續

先是詔以劉仁軌鎮洮河軍胡三省注鄯州城內有洮河軍　鄯州今西寧府碾伯縣是仁軌每有奏請多為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知敬元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元固辭上曰仁

襲擊并無餘衆還部州矣知人之皆因黜責之高宗獨恠仁然素負時譽明知敬元非將帥才換妹推轂狗私怨而不恤國事稍明大義者當如是乎

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元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副總管劉審禮德威子深入敗沒敬元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元收餘衆還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日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

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罰賞者軍國之切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近日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蓄馬君官畢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縣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己卯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京兆萬年人

弘機作上陽宫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西域國大月氏別種居達遏水西距長安

萬五千里而贏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先是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尋死其子泥洹斯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册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字仲翔廢王后從弟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凉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名四鎮安西四鎮已見

前

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所治城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西域胡縱觀莫測方畧悉獻珍寶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前注見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職二部倶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皆塞北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

行儉於當時固為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五

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在今歸化城故豐州北擒奉職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先是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致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

壯士當為一千
五百人虜以為
糧車驅去當必
紛紛散行前後
不齊且此驅行
之隧虜豈不覺
必待取糧而後
千五百人者齊
自車中躍出奮
擊是誰為之期
會記載者欲奇
具說而不自覺
具必無是理致
人疑矢矣人下
營當避溪變水
療必至之處行
圍亦然有何奇
特而致諸將之
驚服行倹且白
以為神盐足部
耳

擾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多處方共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運糧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倹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倹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倹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後二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詔復以行倹為總管討之行倹多縱反間伏念等浸相猜貳行倹遣裨將程務挺掩襲伏念窮廹執温傳以降餘黨悉平 陌刀大刀也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 隋故郡在今青海南即吐谷渾赤水城也

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 年始八歲上命裴行倹秉間圖之行

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至是入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于茂州唐置今州隸四川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注見前諸蠻皆降于吐蕃其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内自疑懼方士明崇儼偃師人以猒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于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昂之曾孫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别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于名家者為其世篤忠

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

三月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適視四殿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秋七月太平公主武后女適薛紹汾陰人

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

四皓羽翼太子
其事已為古今
嘗謨若田遊巖
之純盜虛聲蔣
儼之拘牽俗論
乃溺竊染以來
故轍莫乃況而
心下

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

徵處士田遊巖京兆三原人為太子洗馬

遊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爲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義與人綱目作薛儼今依唐書改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

戚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遊巖不能答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徙故太子賢于巴州（注見前）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本丹陽人後徙咸陽）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

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甲子朔日食

關中饑上幸東都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字子隆聞喜人薛元超收之子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閲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赤縣唐京師所理長安萬年二縣是也

聞喜公裴行儉卒 諡曰憲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 華陰人 盧照鄰 字昇之范陽人 駱賓王 義烏人 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于盈川 唐置故城在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 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行儉言 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

軍士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以郭待舉潁州人岑長倩文本從子郭正一定州鼓城人魏元同字和初鼓城人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唐書百官志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温字禮仁許州鄢陵人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同元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

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置五府辟名然後升于天朝魏晉以求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

晉魏之失

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秋七月作奉天宫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沿江採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因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中 孫維嗣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于平閤夜失其首及明子後為天後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突厥骨篤禄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

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注見前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明年五月

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今若廢之則濵河之地恐為賊有非國家之利也乃止蔚州注見前豐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唐休璟名瘖以字行京兆始平人

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在西甯府西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為比部刑部尚書屬員外郎左驍騎郎

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癸未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注見前作亂討平之

部落稽白鐵余余姓之鐵工因以為號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本西魏城中縣隋更名宋廢故城在今綏德州清澗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白鐵余餘黨悉平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封嵩山已而上疾甚故罷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祥道子本名齊賢後更名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遂崩遺詔太子柩前即

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越六日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中宗皇帝

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

武氏窺竊神器己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其父子旨閣如出一蹴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於此矣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弘道元年以相王徙封更名

帝欲以后父韋元貞京兆萬年人為侍中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廢帝為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即睿宗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豫王子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

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曏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洛陽宮內朝之殿

太后御武成殿在洛陽宮內東北皇帝豫王也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黪紫紫色之淺者帳以視

朝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邱神勣和之孫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即房陵注見前又遷于均州注亦見前秋七月溫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大水

流四千餘家括州亦大水流二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在乾州西北

賀善聱曰高宗瀆亂人倫委政房闈幾貽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太后以尚書左丞馮元常安陽人子琮曾孫爲隴州西魏置今屬鳳翔府刺史

初元常爲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深然其言而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

下太后不悦出之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高宗上元初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緑七品淺緑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内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五廟通鑑綱目俱作七廟考唐書武后傳光宅元年追尊武氏五代祖為公高曾祖考皆為王遣使者告五世廟室裴賢傳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諫太后不悅而罷又武后紀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立武氏七廟蓋宅初本欲立七廟以裴炎諫止立五廟及天授改國乃于五廟之外又立周文王及平王少子武二廟共為七廟也綱目因仍通鑑原文未及詳考本史故于是年綱書七廟而目止及五世天授改國目中則詳記所立之七廟前後似未明晰今依唐書改正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

敗令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悅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淮安王神通子）擊之

其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本眉州刺史坐事貶）及弟敬猷（盩厔令免官）唐之奇（給事中貶括蒼令）駱賓王（貶臨海丞）杜求仁（正倫之姪以詹事司直貶黟令）魏思溫（御史被黜）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

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陽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曰為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

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

發冢斵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為氏閔子騫之後以字為氏味道蘭州金城人

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元慶之子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二王皆高祖子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于執

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于炎對曰皇

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

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藍田人）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申州義陽人為鳳閣侍郎）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誅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于社稷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宜早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于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唐置今江南鎮江府是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温說李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渡江陷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聞李孝逸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使敬猷逼淮陰

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復言于孝逸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以降餘黨皆捕得

傳首神都

胡氏寅曰元忠智謀誠為可用然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敬業敗則武氏愈安何繫于唐室乎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奏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 先是方翼為安西都護擊破那史那車薄及三姓咽麪等西突厥遂平以廢后近屬竟不録功至是遂流死 三姓咽麪鐵勒別部

乙酉二年 太后垂拱元年 春正月帝在均州 劉友益曰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太后頒垂拱格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于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遂得幸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因度為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紹以季父事之懷義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横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敺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

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許州長社人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

表寢不出

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且尋復稱制

太后下詔歸政豫王綱目于武后稱制後中宗睿宗自中稱謚以別今以目從綱中宗稱帝睿宗仍稱豫王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

稱制

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鋒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令按制

丁昂文士陳奏亦有明快處然當武氏臨朝而以興陟明堂太學為萌蹟非迂𨓜直書擄摩月

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于是周興長安人來俊臣萬年人之徒效之興累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于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

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來附枉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子挺之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于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乃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

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洺州永年人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必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

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豫王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禄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

突厥走散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賜姓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詔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于儋州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

將膺閫寄勝敗功罪繫之豈可令人從旁掣肘武氏罷御史監軍不當以人廢言乃開元反正於則天政事多所變更并監軍亦復舊制其後浸至委任貂璫臣懲矯枉過正且變本加厲矣胡寅以智術手武氏而不推究任豎典兵流弊

孝逸自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出為施州（後周置今湖北施南府是）刺史至是承嗣誣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尚論未為扼要

大饑

戊子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悰請為七室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于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宫中隱

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寳圖詔當拜洛受圖以洛水為永昌水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丁亥朔日食

河南廵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子)越王貞(太宗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后將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于是元嘉子黄公譔詐為皇帝(中宗)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琅邪王冲

募兵得五千人擊武水（隋縣五代周廢故城在今東昌府聊城縣）不克還走博州（隋置今東昌府是）為門者所殺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豫州（注見前）未幾戰潰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太后削貞父子屬籍更姓虺氏并欲悉誅韓魯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藍田人）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乃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

譔等于東都逼使自殺親黨皆誅常樂大長公主高祖女也下嫁趙瓌高時為壽州刺史貞將起兵遣使告之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亦坐死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元軌子東莞公融虢王鳳子高祖孫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紀王慎太宗子獨不與謀亦坐徙巴州道卒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儉素楚媛曰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富貴倘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及聞慎卒號慟嘔血不御膏沐者二十年越王貞之敗也太后以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

送人申理不言又半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仁傑先為寧州刺史有德政及是流者道逕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太后拜洛受圖

太后拜洛受圖豫王及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

默紫臨朝以來所為悉非道理豈僅一明堂之舍侈存古哉是時中宗已從房州宗室遺誅戮唐之將為偽周跡久昭著即循茅茨采椽之制亦何關於宗社安危求禮摭拾浮詞獎以大其敢諫廣陋更出寒蟬下矣

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

己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豫王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武氏祖父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皇為太皇妣為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夏四月太后殺汝南王煒蔣王惲子太宗孫鄱陽公諲道王元慶子高祖孫等十三人及天官侍郎鄧元挺藍田人諲謀迎帝中宗于房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是冬太后

又殺鄭王璬等六人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璬元懿子脩琦元嬰子皆高祖孫嗣王

五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軍注見前大總管討突厥懷義行至紫河在今歸化城南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明年復命懷義北討尋罷

秋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京兆人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唐置治常林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將奔突厥為吏所獲敬真多引海水知識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被誅初越王貞

等起兵太后遣兵擊之命光輔節度光輔久留豫州多殺無辜狄仁傑謂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今官軍暴掠殺人丹野是一貞死萬貞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明公頸雖死如歸耳光輔奏之仁傑坐貶至是敬真誣加輔在豫州時有異圖遂誅 秋官尚書張楚金祁人道源族孫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敕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時霽初太后問陳子昂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及楚金等

免死又上疏曰比者勑免楚金等死是日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惟陛下嚴懲酷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元同

魏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元同誣之曰元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敎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元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

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曌即照字改詔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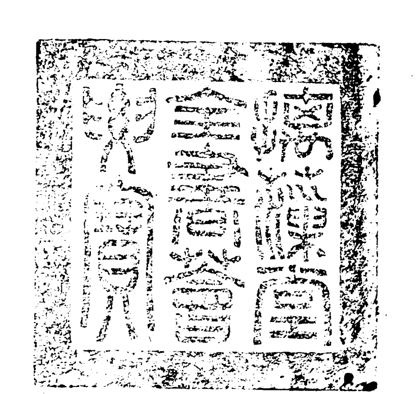
鳳閣侍郎宗秦客蒲州人太后從父姊之子改造十二字照為曌天為𠀑地為埊日為𡆠月為𡝗星為〇君為𠺞臣為𢘑人為𤯔載為𡔈年為𠡦正為𠙺以獻至是行之

除唐宗室屬籍

從周興之請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爕